

56975

一個女 翻身的事

孔厥 著
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

孔

厥 著

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
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

3 0539 0174 4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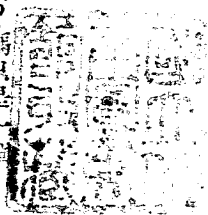
一	逃荒·····	一
二	換了兩斗粗穀子·····	二
三	童養媳婦兒·····	五
四	正要成親的一天·····	八
五	革命就是解放·····	一
六	活捉折蘭英·····	一四
七	和殘廢軍人戀愛·····	一七
八	在學習、生產的戰線上·····	二〇
九	一件意外事·····	二三
十	百萬婦女的代表·····	二六——二七

一 逃荒

我去訪問折聚英啦，可想不到她有這樣的一段歷史！

她三歲上歿了大（爸爸），就憑寡婦媽媽受苦過日子。媽能受苦嗎？媽只是一個猴猴（瘦小）的女人，就和現在的折聚英相似，她，該沒大的力氣；可是，她上有婆婆，下有兒女，幾張口兒逼得她幹，她幹了，她也真能幹！她搗地，她拿糞，她種莊稼，她每次山裏回來，還背好大幾十斤柴。她不但白天受苦，她還黑裏推磨。就這樣，她變牛，又變驢。就這樣，她家一面交租納息，供養了財主，一面喝稀吃稠，也算養活了自己。真是，好容易咧，就這樣的，居然也熬過了六年。在這六年裏邊，上頭——她們的老家靖邊（陝北地名）——地越發薄了，租越發重了，光景（日子）也就越發難過了，就是好日月，他們也得吃糠了；臨後那兒還結結實實跌了一回年景（年成不好），她們就連糠窩窩都吃不上了，一家人只好逃荒，尋吃（要飯求乞），下南路來。只有奶奶（著姐姐）還留在上頭，三大家；再有的人，就連早已分開住了的太哥，也帶着他那新歿了娘的小兒女，一起走。

那時小折聚英才九歲。計算起來，正當民國十七年。是冬裏，天、灰溜溜的，



地、凍了，山上、積着雪，河裏、結着冰，荒涼的世界呵！小折聚英穿着露穴的褲子，露肉的衣，兩條小辮子沒勁兒的歪倒着，兩條小腿兒可更乏。天天，她跟着媽媽和哥們趕路，不能停留。天天，媽和哥們肩兒背上都扛着細軟的家當——破破爛爛的寶貝；還挑着籬筐，籬筐裏哭着，哭着大哥的小兒女。大人們，可就沒空措負小折呵。天天，她得跟着大人們，趕路，趕路，一股勁兒的趕。天天，這逃荒的一羣，大家餓得眼發藍，大家凍得直抖擻，小折實在撐不住的時候，脛膝兒一軟就蹲下了！這樣，善良的媽媽就要兇狠的罵道：『這鬼仔子，再不快走，看咱不把你往崖下撩咧！』她一面這樣罵，一面擦眼淚，媽是這樣盤算：只有及早趕到延安府，才得有救。延安竟有這樣好嗎？是呀！延安有她撫育（土音烏衣）過的女子，嫁在比較有錢的人家，到了那邊，靠山有柴燒呵！要是慢慢兒走呢，那末，一家人就非得餓死在路上不行啦。

二 換了兩斗粗穀子

可是，有錢是有錢，媽撫育過的女子，小折的姊，在人家做個媳婦兒，却是沒權也沒勢。難爲她千方百計，把這遭難的一家，安頓在她家（在王莊）近邊的一個

破舊裏，沒門板，她給編了個草簾子。她知道他們不夠穿，不夠戴，不夠鋪，不夠蓋；她也知道他們沒得吃，沒得喝，冷灶冷鍋兒，天天不放火。因此，她總是偷偷的，捎來些吃喝穿戴的東西。她個子大大的，圓圪搭臉，她，常常忍不住拉着小折的媽，抖聲抖氣要求：『可別怪我呀！可別怪我呀！那邊家業雖大，哥兒兄弟却還沒分家，銀子錢，一滿（完全）還在大掌櫃的肋骨上串着呢！咱給你們說說情吧，可是他漢不知餓漢飢呀！你，跟我親媽一樣，我跟你這樣親厚，怎奈我貼得了言兒，貼……貼不了錢呀！』說着，她把偷來的東西，帶着眼淚塞在媽手裏，這樣，媽就呆了；這樣，小折聽着聽着，就會突然的嚎起來，很慟很慟的。

在那年頭，可真沒窮人活的分兒，延安也糟了年成，大戶人家却還囤起糧食來，預備作最後的買賣，發更大的財！大多數人們挨餓受飢，災荒呵！從北平、從天津、從好多別的地方，華洋義賑會募捐來米麥千萬石，却都被軍閥官僚們、地主豪紳們，私吞了。在陝、甘兩省，有六百萬個人餓死了！延安好一些，可是小折的大哥，一個年輕的後生，頂要吃的，頂餓壞了。小折眼看大哥皮肉鬆了皺了，眼睛凸出了迷糊了，他睡在炕上，起不來了！二哥才十九歲，却是比較靈動的人，他說好給姊姊家攪工的，不過沒活做，只掙來一些鏹，碾了末，和着晒乾壓爛的榆樹皮，一家人喝糠糊糊，幾天就喝完了。二哥又天天出去尋活食。那時候，奶奶也已經被飢荒趕下來，這苦時人，對媳婦壓迫慣的，現在更餓鬼了，一天到晚臭罵：罵她的

媳婦害人！小折的媽，一貫是忍氣吞聲，不言傳，爲了養活娃娃，也曾想嫁人。奶奶可不依，說：『活不下，尋吃討救去啊！』媽是餓慣的，有甚總給別人吃，可是她黃臘臘面頰、更瘦了，眼角上皺紋、更深了，她穿着爛髒衣裳，吊一塊、蕩一塊的；她，左手抱着破沙鍋，右手拿着打狗棒，背上一左一右背着孫兒女，四面八方，尋吃（覓飯）去，可恨總難養活饑裏人呵！於是，就有這樣的一天，正該一家老小團團圓圓過年的時候，一個高個子老漢，照約定，交來兩斗粗穀子，來引折聚英。

折聚英記得很清楚的，那天，奶奶硬起心腸，說：『讓她去！借糧不如減口。』媽順從慣的，那天却和婆婆門口說：『咱可不能雞抱鴨子，枉操這番心！奶奶說：『有什麼枉不枉，養女總只一門親！』可是奶奶自己的心腸也硬不定，奶奶就罵人了！那末，小折肯走嗎？媽說：『好女子呵！既是這樣，你就去吧！一家人要餓得死呀！那人家來錢路多，你去，你就吃上啦！聽媽話，乖乖兒走吧！你走了，媽常去看你，咱女子還抵媽的人呵！』小折，這娃娃懂事，這娃娃乖，這娃娃背過臉，藏過眼淚，聽由老漢引着，聽由二哥送着，出門了。從王莊到朱家溝，天黑趕到。二哥怕她哭呀鬧，第二天還沒見亮，就洒一把眼淚，走掉了。在路上，他見媽跌跌撞撞攆（追）來。一晚上，媽沒淚沒水，却把眼睛哭腫了，今天，她要攆回女子。二哥阻止媽，媽聽話了，她咬緊牙關，她另找一條路，尋吃去了，家裏兩斗糧，媽一顆也不能吃呵！

三 童養媳婦兒

有誰做過童養媳婦嗎？據折聚英說，從那天起，她做了童養媳婦兒，她就活人跳進滾水盆碰。

公公，那高個子老漢，猴兒臉，生着黃黃的八字鬍，腦門心剃得光溜光的，頭上還盤着一根細辮子，短皮襖，白棉褲，是一個皮匠工人，要沒皮子攪，他就掏炭酸背痛，作炭貓子了。只要吃上喝上穿上，他總是嘻嘻笑的；一有什麼難處，可就不得了，連小媳婦眉眼不對他勁兒，也算不孝順的，他就要吹鬚子，瞪眼睛，脅打嘶罵都來了！媳婦却不能反說一句的，總得悄悄兒忍受。雖然這樣，比起小折的漢來，公公却還算好得多吶！

小折的漢，那會兒已經是個不小的男人了，瘦瘦的，也是高個兒，長條條臉，黑黃的。他，一滿（完）不務正，又帶嗜好，簡直是個流氓烟桿子，無論要賭博、嫖女人，什麼壞事他都幹！公公要是規勸他，他就不高興了！『好大咧！』他說，『這世道，好人沒活路啊！』說說，父子倆就要吵起來，吵過，兒子依舊起明到黑

吊着在外面，一回審，就躺下抽大烟。小折伺候他，他呢，湯來張口，飯來伸手，對小折呢，他可從來沒過好眉眼，更從來沒過好言語。他那長條臉上，一對一兀子（重眼皮）眼睛老是冷冷的瞪着，把她瞪出瞪進，瞪得她抬不起頭、直不起腰來，到後來，在他面前，她連氣都不敢出了！難道小折聚英是軟弱的嗎？不呵；可是她挨打太多了，她常是眉黑青，眼黑爛的。只要公公不在家，男人就找個岔兒，把她壓在窩裏打得直暈，有時候還打得他糊塗八塗，死過去了。小折是他冤家嗎？小折作過了什麼錯事嗎？這女娃，每天，鍋鍋灶灶，針針線線，都幹了；這女娃，每天，砍柴担水，推磨滾碾，都幹了。可是，男人見她吃飯就討厭，常說：『誰叫喂這沒尾巴的驢兒！』

在那家裏，就連婆婆——一個三棒打不出響屁的人，也對她沒好聲氣。舊社會的人們，私心那樣重，雖然公婆媳婦，婆媳漢（老漢丈夫），也倒究竟是驢下驢子，兩張皮，不親的呵！

在那家裏，小折實在不安心！她天天想念着媽，想念着哥，想念着奶奶，想念着小姪兒、小姪女，他們該沒餓死吧？這樣想着，果然有一天，媽來了，而且媽胖了；媽胖了，小折多快樂呀！她快樂，媽那青光光的胖臉上，也很快樂，只是媽笑得有些模糊罷了。她一進窩門，屁股就落在地上，背上還揣着兩個小娃娃，一邊一個，好像睡着了，彎着細細的小頸子，倒着頭兒，『媽呀！』小折叫，可是她一肚

子的話，說不出一句來。媽的氣可不够使喚。媽却還開長開短，問小折，客裏沒旁人，可是小折答：『他們待我可好呀！』『不打不罵嗎？』『沒打沒罵呀！』媽用手摸摸她說：『你這眉眼上可怎麼啦？』小折特爲笑着說：『媽，碰着啦！你可是哪搭來？』原來媽是尋吃尋到延長（地名）去了，繞了一匝，剛回來。她，爛布袋裏好多死牛蹄子、死猪血……這些都要攪回給奶奶吃的，還有些糠窩窩，糠末末……這些都是小娃娃的口食。媽自己呢，媽好久吃不上五穀了。媽吃了多時延長的棗，媽沒力氣了，媽說：『媽這次不中用了，媽就只一次了，一次……來看看咱女子！』小折要留住媽，小折要跟住媽，可是，破鼓亂人捶呀，牆倒衆人推呀，媽當夜就被小折家裏人冷言冷語趕走了。

媽回去，就歿了；媽歿後，小姪女也餓死了！她們沒有木頭（棺材），沒有坟，王莊前頭，崖下有個舊陵坑兒，放了進去，合了口，也沒作個圪堆堆兒，後來小折聚英去燒過紙的。

就在那年，奶奶和哥哥，在這兒也沒活路，又一面尋吃，一面回上頭去了。姊姊家也不曉得爲甚（想是遭了匪）家敗人亡，她也跟着哥哥們同走了。他們，臨走在朱家溝的溝岔上，坐了半天，商量了半天，結果沒來看小折，就走了。他們怕她傷心，沒敢來，他們更怕她家裏人，沒敢來！

四 正要成親的一天

一九三五年，五月的一天。

小折已經十六歲了，她人雖然猴猴（瘦小）的，可是她那兩條細辮子，早已編成一條粗辮子了。她那一對秀氣的眼睛，明明兒的，也已經變成一對大人的眼睛了。她的日子却比早幾年更難過！婆婆歿了，她就頂一個大人被使喚了；家景過的越苦，公公的脾氣也變得越壞了！在她十三歲上，男人當兵去，在高雙成隊伍裏吃糧，却又受不住壓迫，開了小差，回來了。臨走，男人跟公公賭過咒的，他說『咱出去，咱保險每年有三幾十塊響洋掙回來！』公公却罵道：『你能這樣，我拔根球毛吊死給你看！』果然，他一文錢沒掙，偷跑回來了。隊上攔他，沒攔上，却把他三哥——在城跟前作活的——抓去了，頂替了。他回家，公公不讓他進門。這男人，就白兒黑裏（日夜）全在外面瞎胡混，就這樣，直胡混了幾年！他，當過兵油子，越發不像人了，穿着單軍衣，灰溜溜的，油氣連疤，明蒼蒼的，好多補釘，好多泥疙瘩（縫補的破口），一付落拓相，就連尋吃的（乞丐）也比他勝三分。可是，當過了兵油子，他的神通更大了，他不但吃喝嫖賭抽，他還欺瞞拐騙偷；天天狐朋狗友一

大羣，蜂擁來去，真是糊日頭子亂刮風，鬧得天昏地黑，只差沒當土匪了！幾年以來，小折總不敢出門，小折怕被他看見，可是，小折不能不出門，小折就常在他的眼裏啊。

一九三五年，五月的一天。

他們已經搬在劉家溝住。可是，出嫁在喬場（地名）的、男人的姊妹，不怕路遠，跑來說情了：『大，讓他回家吧！』公公可不依，姊姊說：『他在外面，天天把肚子餓成兩張皮啦！』公公說：『噢，他每年三幾十塊響洋呢？幾年下來，該多少了？』姊姊說：『唉，他白兒吃日頭，黑裏吃月亮，那來錢啊！』『沒錢，那他回來幹嗎！』『樹高千丈，落葉總得歸根呀！你好大……』『好大是好大，只要交下幾百塊就行！』『嗯，這可是！有人就有錢啊！古話說得好，養兒防老，積穀防飢咧！』『哦，可不是，錢命相量，錢就是命，命就是錢呵，怎奈這鬼仔子不務正！』『讓他成了家，立了業，自然就務正啦！』『不，不，不！』公公從堅決；可是談談說說，公公却心活了，他倆你一言我一語，一邊拉話，一邊歟十六歲的折聚英，父女倆個，末了竟同意了。

折聚英好怕呀！遠遠的，她望着那姊姊，她真是腫子瞪眼睛，說不出心裏的恨！她，眼看著可怕的虐待，又要來了。不，折聚英不能那樣受虐待，公公給她的折磨已經夠受了！可是，她有什麼辦法呢？她想起劉生雲來了（就是後來當姚店區區

長的劉生雲）。那是一個白胖胖的小腳女人，個性可強的，婆媳漢（夫婦）不和，她就不害怕，那時候，她還結結實實跟漢（丈夫）鬥了一次爭，準備脫離家庭呢；她來拉攏過折聚英，叫她同走的，說是同去投紅軍，折聚英去嗎？

紅軍，這可怕而又可愛的名字呵！開頭，小折怕紅軍，她聽過宣傳，紅軍是要殺人放火的。可是後來，小折就不怕紅軍了，她親眼看見了紅軍，紅軍就是老百姓，真是一樣樣兒的，只不過武裝了罷啦，他們穿着老百姓衣，穿着老百姓褲，頭上戴頂黑軍帽，帽上綴個五角星，五角星是紅的，在太陽光裏，在月亮光裏，在油燈光裏，紅星都發亮的。他們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呵！他們要解放老百姓，不斷的跟白軍、跟民團（跟地主官僚們的各式軍隊），在打仗。劉家溝不在火線上，可是也常常風吹草動的誰還不清楚紅軍嗎？

可是劉生雲先走了，沒來引折聚英，這却不能怪劉生雲的。那時候，小折還沒決心呵！這天，小折坐在鑿門前，正愁沒辦法（那姊姊已經去引那男人了！）恰巧紅軍裏的女宣傳，又來召集婦女開會了。已經好幾次，婦女們不再怕。婦女們圍了一圈，男子們也遠遠看，有兩個赤衛軍（那時還沒正式紅，赤衛軍也還是祕密的），在山頭上放哨。短毛蓋子（短髮）的女宣傳講話了：她又教大家唱歌了：『人人來宣傳，婦女聽一番，宣傳話兒好好聽，放腳鬧革命……』女宣傳號召婦女們起來革命，同時爭取男女的平等。會場起了鼓掌聲，那是還不習慣的，三三兩兩的，害羞

的。這樣，會就開完，女宣傳就走了。

這時候，那姊姊已經去引了那男人來，男人還穿着新衣服，然而小折已經不見了。

五 革命就是解放

革命就是解放！

折聚英不再受公公的折磨了。折聚英不再受丈夫的虐待了。她跟着女宣傳，來到陳家窪，蘇維埃的區政府駐紮在那兒的。那女宣傳，名叫池蓮花，小小個子，瘦瘦的，却是圓臉、大眼睛，脾氣挺好，待她就像親人。她給折聚英看了看腳，原就沒好纏，不用再放了，她又給折聚英鉸（剪）了髮，也變成短毛蓋子了。池蓮花自己衣衫本不夠，她却還把頂光燙的襖子脫給折聚英。折聚英是後來丈夫給她題的名字，那時候她只有個小名叫『女子』，池蓮花却給她取了個官名，叫『折蘭英』。池蓮花說：『蘭英呀！常言道：再好的女子鍋台邊轉，女人在家裏是沒好地位的。作作飯，生雞蛋，挨打受罵，委屈一輩子。革命可就要把她們解放呀！』她又說：『可是男人還受着地主豪紳的壓迫呢，女人要解放，先要和男人一起鬧革命！』

她拍拍蘭英，說：『你也工作吧，把成千百萬婦女都叫醒！』短毛蓋子的折蘭英，却不好意思的紅了臉：『咱一滿解不下（完全不懂）！工作咱也不會作！』池蓮花說：『那不怕，只要學習，學習，再學習呀！』

過了幾天，池蓮花就領蘭英到青花砭（地名），去受訓，那兒，幾眼石鑿裏，好多農村來的婦女阿，大腳片的，都鉸了頭髮，整整齊齊的。上起課來，排排兒坐着，更整齊。教員是一個海亮兒老李，精悍身材，禿頭，黑蒼蒼臉上，長着顆顆兒。這人不識字，可真能講話，吹吹打打，實在是個海亮兒！他教了她們很多革命的道理，他還教了她們很多工作的方法。還有一個教員是崔守功，又大又胖，寬寬的臉，戴着老花鏡；白頭布，藍襖褲，灰大衣。他頂愛批評人。他說：『不批評，不糾正，就沒法進步！』他說：『咱們的女農民幹部，更要受大批評！』開頭，婦女們都被他批評得哭了；後來，可又都被他批評得笑了！再後來，她們就畢業了；再後來，她們就要分配工作了。

可是蘭英的公公，三天兩次的捎信來，要她回。她說：『咱又不障礙你革命！咱能把你障礙定嗎？咱可只是要你看個回信看看呵，你就偏不回來看一看嗎？唉！你這小女子！你就是沒有吃過咱手心裏的奶，你也吃過咱手心裏的飯呵！』蘭英心動了，她遲疑了一下，就決心請了假，真的回去了。路上她還用津貼——發的蘇票——買了大西瓜，要請公公吃呢。雖然這樣，她心裏却也盤算：『回家去，可不會出亂子嗎？』

？』怎奈她雖強，却是好心腸，她不忍心不回去看看老年人呵。

然而，革命真是解放！

革命把公公也解放了！從蟠龍區，從烏陽區，一直紅過來，紅過來，把姚店區也紅遍了。從此，住在劉家溝的公公，也免了租，免了稅，分得了足夠的土地，還分得了足夠的牛羊。這樣一來，公公可就變了，他可變成好脾氣的公公了。蘭英回家的時候，就見她公公眉歡眼笑的，恨不得供出七個碟子八個碗來，讓媳婦子吃個美！一邊，他嘴裏連連說着：『我說麼，我說麼，哪有胳膊兒往外彎的，你看你來了，你來了，你還捧個大西瓜！』他還安慰媳婦，說他男人還在外面，說他男人不敢來纏繞的。很明白，公公是站在革命的媳婦一邊了。媳婦却記得，公公原是不贊成革命的，他說過：『革命，提着腦袋耍把戲！』他說過：『革命！瞎子不怕虎，虎頭上搔癢！』可是現在，他得了好處，他的舌頭撩轉了，他說：『呸！倒究，倒究，磚頭瓦片兒，也有翻身日呵！呸！好老共，好紅軍，啥事都給咱們百姓想到了！你看咱，咱過去是虛土打不起牆，咱而今可就有了底子了！咱從此就——哈哈——有苦能受，有福能享啦！』

在公公面前，蘭英還是有點拘束，可也到底敢說敢笑了。她一面吃好的，一面笑着問：『公公，你可贊成我工作嗎？』公公用手放在額上，想了一會，却也笑了出來，說：『這還不贊成呢！革命是好事，革命是好事，咱怎能反它的對呢！不過

『不過，頂好別遠走，在本區就行！』蘭英反駁說：『這區那區，革命不是一個嗎？』公公被說住了，望着媳婦好一會，望望就不覺嗤的笑出來，說：『這小女子，倒說慣嘴，跑慣腿啦！』

蘭英在家裏住了兩天，臨走公公還很客氣，可是臨走那男人却來了，還來得氣勢兇兇的！然而蘭英不再怕，她靜靜的瞅住男人，只見男人臉上，狠着一付復仇的神氣，他，指着她說：『好！你倒跳門踢戶，有路走啦！咱可偏不讓，不讓你離婚！咱就要去當兵！就要當紅軍，紅軍的家屬，看你離成離不成！』蘭英很好笑，她還年輕，她還沒想過要和誰結婚。她說：『好極啦！你當紅軍，咱就是紅軍的婆姨（老婆）！』

她男人倒真的去當紅軍了。

六 活捉折蘭英

蘭英的男人，回家啦！那是他當了紅軍一年以後，他參加了東征，受了些輕傷，他就請假回來，再也不歸隊，他還要求成親！蘭英看他他是紅軍，多少有功勞的；蘭英還想感化他，叫他再上隊；因此，男人要成親，蘭英就答應了。幸喜，住到一

搭以後，男人倒還好。自從當了紅軍，他烟也癮了，賭也歇手了，女人也不串了，什麼壞事他都不幹了；他還識了些字，也可以講講道理；他婆姨到區鄉農村去工作，他也不阻止。可是日子久了，不料他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老脾氣又發作了！結果，又是烟酒不分家，整天串門子，招賭博，偷東西，比起從前來，還是就上翻到簾子上，一個樣兒。他的革命關係，是早已丟到老坎跟前去了！只是對婆姨，他不敢再放肆罷了。可是婆姨說的話，他一句都不入耳的，譬如蘭英勸他歸隊，他就一味敷衍。蘭英說：『唉，你這個人怎麼望着山，跑死馬，老不見走呢？』男人忍不住說：『唉！不要狗拿耗子，多管閒事吧！』蘭英說到口裏吐酸水，男人一氣就叉出門申去了。連旁邊公公都看不慣，他就要長出一口氣，說：『唉！看他這塊料！』

那年頭，公公是紅屬，很受優待，特別還分到以前王家財主的兩畝大石鑿。滿年四季，吃喝穿戴都有人照顧的。他常常要笑說：『咱可是尼姑生的娃娃，衆人扶持啦！』可是男人回來以後，特別男人變壞以後，優待就發生問題了。公公就常常幫媳婦跟他鬥爭、可是兒子對他就不客氣，他那長條子臉上，一對一兀子眼睛冷冷的瞪着公公，說：『這老牛屎！又是哪裏吃了乾蒸（響響）油子，這裏來囉嗦！咱貓兒不上樹，狗在後面撵着；可是，人家巴（拉）屎，却不用你球動彈啊！』這樣公公的八字鬍子都給氣歪了；這樣，兩個高個兒就要打起來。再後來，男人就對婆姨也不客氣了，說她惡狗擋道，不讓他老爺爺走自己的路，又想打，又想罵。蘭英可不受

！她脖子伸長，挺硬一點，看他敢怎麼着！原先他想：『強拉不如軟商！』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一天，蘭英回家，就領來一個縣上的警衛隊員，還有一個什麼幹事、一同來催男人歸隊，男人才走了。

可是狗却改不了吃屎！那男人，舊社會多少年來，已經養成了狐脾狗肝，壞性子。紅軍放他個排長，走蟠龍，他却叛了變，去當民團了。民團是無惡不作，頂可惡的啦！有一次，蘭英正在區政府（那時候區政府設在胡家溝），她是婦女主任，在工作。那天，黑夜，區上人們都走了；都到東溝莊，去公審奸細了，只擱下一個折蘭英，她的男人却來了！他帶了民團，來襲擊區政府，要活捉折蘭英！他們，把區政府團團圍住，一路打進來，一路直吶喊：『活捉呀，活捉呀！』折蘭英好危險呀！虧得胡家溝村子，是兩面莊，蘭英却在另一面住，他們撲空了。鬧開以後，他們還被附近的小小游擊隊，配合赤衛軍，打得落花流水，那男人也差點沒跑掉。

就在那年，延安城開了；紅白兩軍，商和了，要統一戰線打日本！男人却從那邊開小差，偷偷回家過一次，又溜開。這個人，後來可不知道流落在哪裏了。現在，折聚英談起他，雖然他以前虐待過她，甚至打壞她的身體，可是，那男人沒革命到底，她却還是很難過的！

七、和殘廢軍人戀愛

這裏可要記下折聚英的戀愛故事啦。

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，邊區自衛軍大檢閱。男的自衛軍，女的自衛軍，整整齊齊的，一隊，一隊，在延安南郊場，操練着，演習着。在這許多自衛軍裏，出現了一支小小的隊伍，只三十個人，都是女的。可是，看吧！這却是怎樣的一支隊伍呀！她們，走得那樣整齊，操得那樣熟練；而且每個人，一律短毛蓋子，大腳片；每個人，一律藍布衫子，白布褲；每個人，肩頭都扛着黃桿兒矛子，飄紅纓的；每個人，背上都揹着黑色木刀，吊紅布的。看吧！這年輕的隊伍，這婦女的隊伍呀！她們，開步走，向左轉，跪下，臥倒……三十個人是一個動作，三十個人是一個聲音！可是，這三十個人的指揮員，却是一個小女人，穿着黑衫褲，綁着白裹腿，草鞋，軍帽，兩面短頭髮，襯着白面顏——在五月的太陽下，興奮得發紅了。

這一支特出的隊伍，可馬上使衆人詫異啦，特別詫異的是延安縣的保安大隊長，湖北人，張吉厚同志。他騎在馬上，看着，看着，他呆了，實在的，連他胯下的馬，都呆了！他是一個長征老幹部，住過紅大，上過前方，由於受傷過多，出血過

度，而敵人的子彈，又把他右腿打跛，因此，他就奉命在後方，担負這輕工作；可也多時了。他認得那驚人的小隊，是延安柳林區的，可是，她們沒到縣上訓練過，她們却哪來這一套本事呀？他也認得那指揮的女人叫折蘭英，是從姚店區調去的；她，一個婦女主任，曾經開闢了姚店區的婦女工作，把那區各鄉各村的婦女都組織得好好的，可是，她却又哪來這一套本事呀？他想：『啐，拐子上台，倒真有她的一套哩！』他心裏可真佩服極啦。他也不曉得爲甚，他很想去跟那女指揮握一握手，說一句話；可是他慣那一套的！他是一個頂吃硬的革命軍人，打過無數次仗，他却慣在女人面前講一句話！

那一天，全邊區婦女自衛軍的模範，最榮譽的紅綢旗，就被延安柳林區那支小隊獲得了。那一天，檢閱剛完畢，天却下了雨。很大的，很大的雨！可是，出發遊行的小隊，却依舊那樣齊整，那樣興奮。那一支婦女的小隊，也跟着進南門；出北門，繞東門；水、泥到半腿巴子，鞋、淌了；全身淋得水雞兒似的，她們可還喊口號，很清脆的！最後，她們得借住到一個學校裏去，却必須渡過延水河。河水漲啦，雨發瘋也似下，河水發瘋也似奔騰，它們，合着山水，往南，又轉往東，一股勁兒冲。女自衛軍們只好三五個人一組，拉着手來，慢慢的過河。水却齊了腰，波浪還用力的撞她們。她們，這年輕的一羣，却全都嘻嘻哈哈，笑開啦。可是，張吉厚同志，遠遠望見了，說：『這可不是玩的！』於是，他同劉縣長，還同旁的人，好幾

匹馬，衝來了，叫她們退回，却在馬屁股上，把她們一個個帶過去。第二回，大隊長有些不好意思的對蘭英伸手說：『來吧！』河水聲音大，蘭英聽不清，蘭英可是看清了，她笑着搖手，又指指旁的人，大隊長就又把別人帶過去了。（三十個人這忽兒變得好多呀！）蘭英却號召幾個頂強壯的伴兒，和她一個拉着一個，又在趟水了。在河當中，蘭英頂小，蘭英發漂了，她緊握住大隊長伸給她的矛桿子，她才穩穩的上岸了。蘭英謝隊長，隊長很害羞，他那貧血的白臉通紅了。他突然說：『你們操得很好呀！』（他們那時站得很近。）『哈哈！好什麼咧！』『真好！可不知道你從那兒學來的？』『冒創造麼！』哦，冒創造！很奇怪，這三個字使大隊長那樣感動，心一收縮，面顏又白了，可是他面上發出了感謝的，爲革命感謝的笑。

不久以後，他倆就結婚了（縣政府很早就給她割過同以前男人的離婚證），大隊副是他倆的正式介紹人；他在婚禮舉行以前，川口到柳林的跑來跑去，給男女雙方傳達互相提的條件。大隊長的條件是：『我的脾氣又剛，我的年紀又大，這必須預先發表，請她多原諒；不要以後她鬧起離婚來，我就吃不開！』大隊副又跑去問折蘭英，蘭英說：『咱沒什麼條件！咱就只一個條件！咱怕自家配符不上他，他往後提離婚！』聽了這樣的話，大隊副就跳起來，說：『球！大家怕對方離婚，還叫咱跑來跑去訂什麼條件，天這樣熱，真是！』

折蘭英改做折聚英，就是她愛人的意見；她愛人說：『女子不該是花兒，給男

子好玩！』據折聚英說，她愛人，張吉厚同志，比她大十歲，今年三十四，他不安於輕工作，現在又担任了某某團的副團長。他渾身有很多槍傷，刀傷，彈片傷（炮彈片傷，榴彈片傷，炸彈片傷）。因為流血太多，他面頰常白，眼圈常紅的。可是折聚英說，就是他身上帶的這些花，這些革命的花，她愛呵！

八 在學習、生產的戰線上

折聚英要求學習，組織上給她批准了。才結婚不久，這十九歲的陝北女子，就在這邊區黨校出現啦。

編班以前，折聚英得經過一次考試。她從沒進學校學習過，怎考呢？在土地革命時，她一面翻山過嶺跑工作，一面唸着上級散發的字條條，每天識上一個半個字，不多啊！以後統一戰線打日本，她在區上工作，她參加了區級幹部的學習小組，還經常到區上受政訓，可是，她現在回想起來，那時候是放着河水不洗船，沒怎麼用功！因此，臨考她急了。她想，現上驕現扎耳朵眼，可遲啦！那天，口試主要是政治，她倒一句句答上了；其次筆試，是文化，她得寫些什麼給他們看，她寫些什麼呢？她忸忸怩怩的寫了：『中國婦女折聚英。』考的人點了點頭，叫她再在婦女

上加個新字。折聚英更慚愧了，她提起筆來，又加了個新字；可是她却把它加在中國上面，就變成『新中國婦女折聚英』了。主考的人笑起來，說：『好，好，好，三班，三班！』

三班可不比四班，四班才完全是女子班，政治、文化的水平也都低些。他們却幹嗎把她編在三班呀？折聚英又高興，又擔心；怕趕不上功課，她就硬用功。別人休息了，她不休息；別人遊戲了，她不遊戲；別人睡覺了，折聚英卻還在自修呢。指導員說：『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你這是破壞集體生活啦！』折聚英服從了，改正了，可是不知不覺的，她又變成『破壞分子』了！她就要求說：『哎！由咱吧！咱農村婦女，從來沒好學習過呀！說咱破壞，咱可在學習上建設哩！』實在，折聚英心裏怪悲哀的，她作過了多年工作，却因為文化低，就像個瞪眼兒瞎！不能接受新知識，缺乏理論；作起工作來，有時就像是老虎吃天，無從下手！不會留筆記，想要記住些什麼，想要傳達些什麼，却就像端碗水，走上幾里路，便要潑翻好多！因此，這時候，她已經知道學習的重要了。可是，這瘦女子，從前凍過，餓過；又被男人毒打過，她的身體所以很壞，而腦筋却更壞！她覺得自己怪可憐，學不進去。只覺眼慢心傻，沒勁勁；黨建啦，中國問題啦，地理啦，自然常識啦……課程可不少；裏面却有多問題她竟破曉不開，特別是算術：洋碼碼子，吃裏乾搭，一乾搭多，翻來覆去，弄不清楚！她真連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穩了！她想，她的學習，就

像秀才走路，就像老牛拉車！可是，她安慰自己說：『平處也走咧，上坡也上咧，上坡總要熬些，多熬些。』於是，她就加倍努力。於是，看吧，過了幾個月，重新編班的時候，有些人退班了。她却還留在三班上。於是，看吧，再過了幾個月，支書就找她談話，說：『折聚英同志，你的學習很有前途，組織上已經決定送你進女子大學去，讓你更長時期的學習，好更多的提高你自己！』折聚英就進女大了。

進女大，也還得經過考試，而且，這回是完全筆試了：『抗日戰爭的性質』，『婦女解放的道路』，等等問題，她都筆答了，結果，她又考上了。一九四〇年春天，女大陝甘班正式開課，陝甘婦女的精華，好多集合到一搭啦。開頭折聚英還在乙組學習；不久，她却就跳到甲組。在乙組時，她當學習小組長；在甲組時，她更當了課代表；同時還兼分支的幹事，後來還當總支的委員。在那年三八節，她還當選了女大的學習模範，獲得了林主席和康生同志親筆題詞的獎狀，成爲『學習之光』，成爲『學習戰線上的英雄』！

同時，在生產戰線上，她怎樣呢？看樣子，她是一個走路蹣跚不死螞蟻的人呵。當她在黨校的時候，她們婦女小組，却自動要求參加男子們的集體開荒，一同上山了。折聚英並不比蝦把長多少，她却使用鋤頭，那熟練就像她使用針！開頭，男同學們笑她的努力將是瞎子點燈，白費的；她却瞪了他們一眼，兀自開着土，一面對她的女伴們笑說：『哼！咱們拔根汗毛，可比他們腰還粗咧！』也許她媽媽受苦的

血，同樣在她身體裏流吧？結果，這自小苦慣的女人，竟始終能趕上最強的男子們！在她的歷史上，不管是在黨校參加開荒，或是在女大參加秋收，她都作了勞動英雄。爲了這，她還得過毛主席題詞的獎狀。實在的，折聚英是和邊區其他的婦女英雄們一樣，誰願意掉在男子們的屁股後面哩！

九 一件意外事

一九四〇年的冬天，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！

那時女大陝甘班和特別班，混合編制了。按程度，折聚英被編在十班。那班裏，好多洋包子啊！最低是外面高小畢業生，一般都唸過外面的初中和高中；本來是在陝甘班的土包子，進十班的只四五個；其餘都編進低級的班次裏去了。在洋包子裏頭，折聚英怎麼趕得上呢？她想，她肚裏空空的，她要有好成績，這不比叫公雞覓下蛋還難嗎！她却還當了學習小組長，她不能不跑在頭裏，折聚英是好勝而又堅強的，她更加用功了。新的課程，也真是岸地的甜瓜，另有味兒，怪吸引她。特別是同學們的好多洋書，她好奇的，都翻一翻，想看一遍，好開開眼界。因此，她的學習，總是吃了碗裏，還望在鍋裏，沒個够！她常常恨自己眼大肚子小，不吃怕餓。

了，吃又怕噎了！同班的白鳳娥說：『你真是，拉屎還想檢豆芽吃，可饒得要命！你得操心身體呀！』折聚英說：『你看他們都是喝墨水長大的，肚子裏黃色那樣多；咱們不雙分兒用功，不行啦！』

那白鳳娥，也是陝北人，也是從家庭裏逃跑出來的，也是革命以後跟軍人結婚的，也是女大的學習模範；長長兒臉、白白紅紅的，較過的頭髮相當長，常露着一只壞牙子嘻笑（據說，她現在是綏德分區的婦聯會主任）。其實，她自己也預用功的，可是她怕折聚英身體不好，會害病，因此她常勸折聚英。這天又說：『好妹子呵！可別慌！跛子担水，總得一步一步來呀！』可是折聚英說：『一步趕不上，就步步趕不上啦！』白鳳娥指着她，笑着警告她：『你要是老那樣，看閻王爺就要來摸你的鼻子哩！』折聚英却不管！那時候，她愛人一度在教導營當軍事教員，就在女大附近楊家嶺，折聚英可一個月還不定去一次。同學們打趣她：『阿呀！你不執行禮拜六嗎？』折聚英笑着回答：『咱不忙執行禮拜六，咱忙着準備開洋暈呐！』白鳳娥說：『唷！你想在毛板上睡覺，作閒養人嗎？』折聚英笑着想：『我可是就想作文化人呢！』

後來，折聚英就感覺常疲勞，常頭昏，常筋兒麻，常骨殖縫裏痛。她想：『這該不要緊吧！』她在夫家時候常挨打，也常頭昏，常筋兒麻，常骨殖縫痛的，這些苦味兒，她都嘗慣了。因此，她並沒把它放在心上。有一天夜裏，她同寢的一個同

學感冒，吐了一吃多，折聚英不曉她什麼病，急壞了，她去找醫生，回客來她突然腦子裏一個呼盧（銅鑼），跌倒了；身子抖得就跟打擺子一樣，牙關子也直打，手脚還發冰，全身又僵又硬，口裏還吐白沫子。一會兒她像好些了，可是她眼珠瞪得那樣出，而且那樣白；她還亂抓心口，把棉衣服都抓得對穿了，她感覺心裏怪難受呵！突然，她又痛哭起來，自己也不知道的。叫旁邊的人們鼻子一酸，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淚！醫生斷定說：『這女子，生理上，心理上，一定都受過大打擊，大摧殘！』『哦！可不是受她以前那個男人的害嗎！然而折聚英平常不太恨那男人的，她覺得他被舊社會養成這樣壞，多少也有些可憐處。她常常想：『他可爲甚不革命到底呢？舊社會不行啊！』』

從那同起，折聚英的病常常發，她就學習不成了。她在女大醫務所住了一個時期，就回到延安縣，作縣婦聯會主任（從剛到正），依醫生的吩咐，一半工作，一半休養，可是她並沒安心休養，她的工作不斷的進行着：她不斷的組織婦女，教育婦女；爲了充實抗戰的力量，也爲了提高婦女中的地位，她還不斷的動員她們到生產中間去；她經常在鄉裏，她研究了、解決了婦女們的好多好多問題（舊根兒她自己也是痛苦的呵，而今她會不求大夥兒幸福嗎）。同時她的學習可就擱了嗎？也沒擱！特別在後來整風的時期，她那樣積極，曾經被縣委書記王丕年同志在一次延安縣黨的擴大幹部會上，把她當作全縣最積極整風的模範，當衆提出過。王書記的話是

這樣的：『工農幹部在學習上可有遠大的前途嗎？只要看看咱們的折聚英同志！她本來是一個文盲，可是她現在能精通二十二個文件，還密密麻麻作了好幾萬字的筆記，她的反省也是最徹底的！她在工作上的進步也是頂快的！正像陳雲同志所說：『咱們工農幹部不學不得了，一學可就了不得啦！』全會場發瘋也似鼓掌了，折聚英那白白的面頰上微微笑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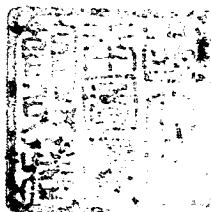
咦！她不是常發病嗎？是呀！然而折聚英說：『病可害不倒我！』

十 百萬婦女的代表

好！歡樂吧，折聚英！歌唱吧，折聚英！更努力吧，折聚英！更進步吧，折聚英！你，過去的難民；你，過去的童養媳；你，過去的文盲；你，過去只值兩斗粗穀子的女人呵！你，現在是學習的模範；你，現在是勞動的英雄；你，現在是抗日的前鋒；你，現在是婦女的前鋒；不錯，你又是邊區的參議員，你是全邊區百萬婦女的代表之一呵！好極了，折聚英！當你昂着頭，走進邊區參議會的大會場，你，和各民族的人，你，和各階級的人，你，和各黨派的人，你，和國際的友人，一同，商量着抗戰和建設的大事；你，的確使外來人驚異呵！然而，你，一個熱

慈邊區的人，你却並不希奇，你笑着，你想，在咱們邊區嗎，有很多的英雄，有無數的英雄，有無數的男英雄，也有無數的女英雄！

一九四三年三八節



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

著者 孔 厥

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初版

民國卅七年十月再版

三〇〇一—二〇〇〇



857.83
70.2-0